語絲

第十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以上對折

鬼的叫賣

開明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八日下午五時從泡子河歸溝沿，忽然想起洛邑諦女士的長詩鬼市(Christina Rossetti, The Goblin market)，——是七八年前看過，其實早已忘記了，——車中口占一詩，頗森森有鬼氣。從前我做過一首醉漢的歌，承半農遙遙的從巴黎貽書見獎，現在他既然被選爲語言學會會員，不知還能賞識我這首傑作否。即日七時半錄竟記于苦雨齋。

阿嗆嗆！
嚷的是誰？
我是橋頭的小鬼頭兒。
挑了擔子支了鍋，
叫賣現炒大白果。
誰來買，誰來買！
白果白果白果眼，
雪白耳朵好花捲，
還有尖尖的尖脚粽，
佛前擺供的老鴉拌。
肥的白的雲南腿，
紅糟鼻子胡子嘴，
還有新剮的豆腐奶，
帶着大辮的茭菇腦袋。
挑着担子支着鍋，
賣些十足的老國貨。
誰來買，誰來買！
阿嗆嗆！
砸了鍋兒熄了火，
壓破籃兒駭死我，
摔折了腿不打緊，
糟了我的好百貨，
只好空手回老窩。
阿嗆嗆！

贅語

這首詩當作老實的話看，固然不很妥當；說是全係不老實的話，也不能算對。萬一有人看了不很了解，希望費神寫個字條給我，定當專函奉答，不悞主顧。付印日附記。

「藥」

川島

「希望」猶如蕩婦，在那裏蠱惑我們，我們並不想反抗，也許因爲我們不知道這是莫大的蠱惑，因而便在這蠱惑中求這朝夕不保的生活。

也許是這樣：在極渴的時候，正以爲面前的杯清茶可以解渴，實在這足以傷生。那時即令懊悔或煩惱，也僅有懊悔與煩惱的結果。我和你能有這樣的魔力來擔保面前的杯清茶確諦解渴的嗎？能說『生』所給與我們的究竟是苦或樂嗎？我想我們都不過在這裏冒險罷了。

可是『希望』——簡直是蕩婦，朝我們微笑，招手，我們爲了這生命頃刻的安娛而歡欣，而順從，終于便入了伊的彀。這是難怪的，因爲辨不清這微笑正是要吞人的獰笑，招手正

本期目錄

鬼的叫賣	開明
『藥』	川島
希臘的陶器畫(附說明)	周作人
希望	魯迅
『婢僕須知』抄	周作人
進化呢？退化呢？	虛生
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	沅君
閃爍的小星	衣萍
積水潭前	張文鸞
對於文學應有的理解	沅君
山歌原始之傳說	臺靜農

是勾入地獄的引誘。實在被吞或入地獄又怎樣呢？寬容的人當自解：這獰笑正是微笑呵！

倘若：這獰笑正是微笑，這招手正是諂媚居然因此而和伊深深的親吻，緊緊的擁抱，結果也只得到困倦與煩膩。有時便想，反正我們都不能担保這困倦與煩膩是否將永續下去，或者是瞬間的實現。却也許我們所希望的正是這困倦與煩膩，並不提到永瞬。

——朋友！不是我小看你，你了解我的話嗎？此時我的身體在狂熱，我已經喝了多量的酒，——這酒是人們所憎惡的，因爲他們正在那裏夢幻，不肯也顧不得來喝酒。即有了解者也，不過你和我罷了。

酒，我們從前曾叫他爲『藥』，這並非因爲牠能毒人，是爲牠能醫病。沒有一種藥不含有毒質。酒也委實能使人麻醉，可是已經麻木的人永也不會麻醉的了。

你！也許不知道，說不定已經知道；昨夜夢中的淚冰透了我那雙袖，雖然今日借朝陽的熱把牠化掉，可是到明早我那雙袖又依然冰透了。請你想想我的苦楚該向誰伸訴？就是你的又有誰來理會？

我懦弱的正如浸在牛乳中的麵包一般：機械的壓迫，生活的壓迫，我只好承受；想來反抗是無力，要求詛咒也沒有偌大的魔術！于是我只好姑且去尋我那懦夫的夢，可是夢中又受了意識的束縛，更不必說尋夢時他種的攪擾了。

喝酒，別人說于你沒有益處，然而處我的經驗，這于你只少沒有壞處。如果我要去見我的上司，那麼我只好不喝，我要去買賣公債，我也只好不喝；或者要去幽會，或者怕做詩時錯了韻脚，我也只好不喝；再不然，我已經害了病，那末醫生就不許我喝。我若都不如此，偷空兒我便要喝，并且我也要勸你喝了。

那是你知道的：憤怒是因爲別人犯了過錯而對于自己的懲罰，我曉得你遇事雖不怒形于色，總難免腹誹，所以也終于很寃枉地在懲罰自己。我也曉得你萬無聊賴時只好去做賊；可是朋友！沒有人會讓你平平安安地偷了東西走的，最低限度你自己的心總也免不了跳。于是我想：你還是喝酒吧，那時你也許拒絕蕩婦的誘惑，也許忘掉了各種的脅迫，并且你也得到這一瞬間眞實的享受；即使那時你在夢想，科學家也知道你是酒醉，不會說你是在那裏『晝夢』(Day Dream)

然而總有人嫌憎酒的，他怕你大醉，也怕你微醺，他要勸告你，也要警戒你，這由于他也嗜酒，也沒有酒醉，是他嗜了別的或爲酒以外的所醉了。

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前輩，已經造了不少的孽，欠了不少的債，說這是要我們去償還的。幸而他也發明了多種的酒，製了多種的酒具，這許就是我們的能得到的僅有的報酬。眞個你不太老實，就是嫌汾酒辣，也可以去喝壺紹興。

不論你喝了什麼酒，要是泥醉了也不要緊(橫竪清醒時更覺無聊)，可是你不要回公館去打你的少爺。萬一醫生說這于你身體有害，雖然足以害你健康的不只酒，却也要你自知撙節。固然是鼻子紅了並沒有多大關係。

一九二四，一二，二八。

希臘陶器畫兩幅

周作人

說明

希臘的陶器是世界古物中之珍寶，不但是上古文明研究的好資料，還因牠自己的形色之美，牠與希臘的詩歌宗教和生活之關係。希臘上古的陶器畫都是圖案式與幾何畫式，沒有什麼特色，到了基督前七世紀時，圖案中加入人

物的描寫，逐漸發達為黑質紅質兩體畫法，產出許多最上的作品。黑質畫法係於赤陶上繪黑色人影，以錐劃出面目衣紋，女人肌膚則施白

色，鬚髯及一部分的衣服或塗朱。紅質畫法盛于五世紀時，就赤地上作綫畫，就身外空隙塗作黑色，廢錐用筆故揮寫愈得自由，為希臘陶器畫的黃金時代，後又變出一種白質畫法，則甚與壁畫相近了。希臘陶器種類頗多，常見者為瓶(Amphora)甕(Hydria)盞(Kylix)酒注(Oinokhoe)酒和(Krator)油壺(Lekythos)等，其中以盞為最適于作畫，因其形略如香檳杯而有兩耳，外面可畫連續的事跡，盞中有一圓形面積，更可描寫繁複的場面。紅質畫多繪神話故事，但亦有畫日常生活者，如梳妝用器上的閨閣起居，塚中油壺上的葬儀，盞中則畫雅典生活，大抵畫題與器的種類略有些關係。

　外國講希臘神話的書裏大都插入幾張陶器畫，所以這些神話畫還不難見到，現在所選特地采用兩張「浮世繪」。這都是盞，是紅質畫之佳品，——陀螺圖是白地的。這兩張畫都從德國部淑耳(Ernst Buschor)的「希臘陶器畫」(一九二一年英譯本)中選用。陀螺圖上頭有一行希臘文曰赫革息部羅斯作 (Hegesibulos eyoiesen)，但這是陶工的名字，幷不是畫師：圖中一個女子在用鞭子打陀螺，令我們想起「楊柳兒活抽陀螺」的古諺來。醉酒圖亦署陶工名曰「布呂戈斯」(Brygos)據部淑耳說，布呂戈斯的畫師之最圓熟的佳作或者是那吳耳志儇酒盞的裏畫(醉酒圖)，圖中一個雅典少年被女子扶著，正在吐他喝得太多了的酒。不但人物與空間之配合適宜，描畫身體衣服的運動之手法老練，特別在表情之細膩靈活上，可以看出古期藝術之優點。」這兩張未必是希臘陶器畫的代表作，因為比較的少見而且有趣味，所以選用了，此外別無理由。

　我于美術是不很了然的，以上所說除出自部淑耳著書外，多採取英國加特納教授 (Percy Gardner)所著「希臘美術要義」(Principle-of GreekAit) 中的話，特申明一句。十四年一月五日，周作人附記。

希望

—野草之七—

魯迅

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悲歡，沒有愛惡，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着，頭髮也一定蒼白了。然而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讐。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塡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殭墜的胡蝶，暗中的花，猫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飄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都已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希望之盾，我聽到 Petofi Sandor (1823-1849)的希望歌：

　希望是甚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為

了祖國而死在可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憐的人生！桀驁英勇如 Petofi，也終于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倘使我還得偸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飄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遲暮已卽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月光，沒有殭墜的胡蝶以至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愛的翔舞，青年們都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幷且沒有眞的暗夜。

絕根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婢僕須知」抄

周作人譯

引言

現在我來給諸位介紹——「英國狂生斯威夫德」！

斯威夫德（Jonathan Swift 1667—1845）是一個主教，後來乃風狂而死，可以算是英國文學界的奇人。他的著作有「格里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前二卷經林琴南先生譯成漢文，改名「海外軒渠錄」，但最重要的第四卷終于沒有譯出。我在去年曾譯過他的「育嬰芻議」（原名Modest Proposal），是我所最喜歡的一篇文章。現在這幾節是從「婢僕須知」（Directions to Servants）中選出，原書係他未完成的遺稿，在一七四五年出板，共分十四章，完成者僅有八章。據編者甲克孫說（Bohn's library 中全集第十一冊），這一篇是斯威夫德的最粗暴刻毒的諷刺之一，今選取其精采的一部分，但「待婢須知」諸章中有幾節雖是很好，却終于沒有寫出來，因爲怕老實的讀者見怪，以爲有壞亂風俗之嫌疑，雖然明明是一種巧妙的反語。斯威夫德很熟悉僕人們的弊病，他有很好的對付方法，據斯諦芬（L. Stephen）的「斯威夫德傳」裏說，傳聞有一回他申斥僕人不曾刷鞋，僕人答說反正穿上也隨卽弄髒了，他便叫僕人不必吃早飯，因爲反正不久也就要肚餓的，這也值得收到「婢僕須知」裏去。十二月二十日記。

僕人差出去送信，時常容易在外躭擱，兩點，四，六，八點，或是差不多的一會工夫，因爲世間誘惑確是很有，我們血肉凡軀也常不能抗拒。你回去的時候，主人生氣，主母也呵斥；什麼剝衣呀，弔打呀，攆走呀，都說出來了。但是你應該預備著一套辯解，隨時可以應用。例如說你的叔父今天早上走了八十哩路特地來看你，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一個同事的僕人，從前歇空的時候問你借有一筆款，現在逃往愛爾蘭去了；你的同僚上船往巴耳波陀去，你去和你作別；你的父親叫你去賣一頭牛，直到夜裏九點鐘還找不到買主；你是去和一個表兄弟作別，他在下禮拜六將要絞決了；你的脚碰了石頭，一步都不能走了，只好暫時坐在一家店舖裏；有些髒東西從樓窗口倒在你的身上，一直等到把衣服弄干净，臭氣發散之後，他纔敢回家來：你被拉去充當水手，帶到治安判事的那裏，等了三個鐘頭方纔訊問，你好容易纔得釋出；一個承發吏把你錯當作債戶，在看守所裏羈押了一個整夜；你聽說主人上酒館去，碰著一點禍祟，你很愁急，在球場街與法庭街之間的百餘家酒店裡探訪老爺的事情。

你須得幫助商人們對付你的主人，你被差去買什麼東西的時候，不要還價，但應豪爽的照討價付給。這很足以給主人做面子，而且也會有幾個先令落你的腰包；你要知道，即使你的主人付得太多一點，他到底比那可憐的商人担得起損失。

除了你僱定專管的職務之外，別的事一點也不要多管。譬如馬夫醉了，或是不在家，司酒的被命令去關馬房的門，便應答說，「稟老爺，我不懂得馬的事情。」又如窗簾的一隻角垂下來了，須用一個釘頭釘上，主人叫跟班去做，他可以說他不懂這樣的工作，老爺還應去

叫木匠來纔好。

沒有叫到第三四聲，決不要上去，因爲只有狗一聽呼喚即忙出來。主人叫「有人麼？」的時候，僕人都無接應之必要，因爲這「有人麼？」不是人的名字。

把一切過失都推給哈吧狗，主人心愛的貓兒，猴子，鸚鵡，小孩，或是剛被攆出去的僕人；這樣你可以辯護自己，而又不害着別人，並且也使你的主人或主母省去無謂的生氣以及訶叱之煩。

這應該定爲例規，凡下房或廚房裏的桌椅板凳都不得有三條以上的脚。這是古的定例，在我所知道的人家裏都是如此，據說有兩個理由：其一，用以表示僕役都是在臬兀不定的狀態；其二，算是表示謙卑，僕人用的桌椅比主人的至少要缺少一條腿。我承認這里對于廚娘有一個例外，她依照舊習慣可以有一把靠手椅備飯後的安息；然而我也少見有三條以上的腿的。僕人的椅子之發生這種傳染性跛疾據哲學家說是由于兩個原因，即造成邦國的最大革命者：我是指戀愛與戰爭，一條凳，一把椅子，或一頂桌子，在總攻擊或小戰的時候，每被拿來當作兵器；平和以後，椅子——倘若不是十分茁實——在戀愛行爲中又容易受損，因爲廚娘大抵肥重，而司酒的又總有點醉了。

你的主人主母出門去赴午餐，或晚間去訪問，只要留一個僕人看家就好，倘若沒有一個小崽子替你們代看門戶，照管小孩，（如主人有這個東西。）誰當留守，可用長短的稻草抽籤決定，留在家裏的一個人也可以會見情人，聊以娛樂，不怕被雙雙捉住，這些機會萬不可錯過，因爲不是常有的，而且有一個僕人在家裏，你是十分安全的了。

主人主母外出的時候，有人來訪問他們，你不必費心去記那些姓名，因爲你應該記住的事情實在已經太多了。而且這原是那門房的職務，主人不用一個門房，這是他的錯。誰又能够記得姓名呢？你一定要記錯的，你不能寫，又認不得字。

你往門外和一個女人閑話，喝一杯急酒，或去看一個僕人處絞的時候，要把旁門開着，以便回來時無須敲門就可進去，你的主人不會知道你的出去。只有一刻鐘的工夫，于他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妨碍。

主人命令你去叫馬車的時候，即使是在半夜，不要走出門外，恐怕走開時主人要叫你，但當站在門口，「車，車！」的叫喊上半個鐘頭。

飯時你站在椅後的時候，要不停的搖動椅背，使前面的客人知道你是在那里侍候着他。

有客喊要酒，你給他拏去的時候，不要碰他的肩頭，也不要說「老爺，」或是「太太，酒來了，」這是失禮的，好像你要把這酒硬灌下他的喉嚨去的樣子。你只要站在他的右邊肩旁，等他來拏：倘若他忘記了，用肘一撳把酒杯碰在地上，那是他的過失，與你無干。

切麵包時不必擦你的刀，因爲切過一兩片自然會擦干淨了。

假如主母在晚飯時忘記了家裏還有冷肉，你不必多事的去提醒她；這顯然是她不要這肉了。倘若她在第二天記起來，只說她昨天不曾吩咐，所以已經用了：爲免避扯謊起見，你可以在就寢之前同司酒的或別個老婆子把這肉分吃了。

進化呢？退化呢？

虛生

我現在纔相信一切的眞理全是相對的，因爲我從前自己不小心所駡爲荒謬絕倫的話，近來仔細想想纔知道牠是非常有道理的，比方說：從民國成立以後就有一班自命爲遺老的人，這本是新舊交替的時候一件平常的現像，無足爲怪。可是這一班「遺老」同從前的遺老可就大不相同了。他們不惟甘心踐民國之土，食民國之毛，並且暗暗地很可以收受民國餽送的薪水，有機會更可以偸賣民國的古董，但是他們對于民國，總是駡得狗血噴頭，若有不共戴天之勢。這樣錢謙益式的遺老——這個名詞幷不是我自己造的，是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我想牠的意思很明白，不用再加注子了——這種遺老，如果使顧亭林，王船山聽見，恐怕眞要舌橋而不敢下。我想到這裏，纔覺得「世風不古，江河日下」這一類的話，實在含有一部分的眞道理，絕不是信嘴胡說的。

然則世界或者眞是退化的ㄅㄨㄚ？仔細想

起，那却也不盡然。溥儀出清宮以後，就有許多的忠愛的狗眷懷故主，依依不忍去。以後守衞的兵士覺得他們餓得可憐，把牠們哄出神武門，那知道牠們却是愚忠不轉，百折不囘的。等到一點機會，就又囘到神武門裏面去，又遲幾天，神武門裏面的「薇蕨」早已完了，牠們致命遂志的時候到了，於是乎奮不顧身，逐人而噬。這一次守衞軍士的忍耐到了最末的一秒鐘了。他們就ㄅㄤㄅㄤㄅㄤㄅㄤ，一陣排鎗把牠們全打死了。一隊眞不愧謚忠烈公，忠烈公的義犬，一直到喘最末一口氣的時候，總是ㄍㄤㄗㄍㄤㄗ地罵不絕口。牠們這樣的艱苦卓絕，視死如歸的氣慨，眞令我感嘆不置。

然而達爾文一班人總是說：人是由猴類進化而成，猴類是由他種下等動物進化而成。進化歟？退化歟？鄙人愚誠不足以知之。

不著名的文人的作品

沅君

朱竹垞的詞綜，王昶的明詞綜，及國朝詞綜，均於當代名家的作品之外，兼收筆記稗乘中無名氏或不著名的作者的作品。日來流覽的結果，覺得此類作品竟有許多，也可說多半，較諸名家之作品更可愛。

本來「登高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在社會上佔優勢的人的作品，已爲人所注視傳誦；且中國歷來之作家，多半不以爲文學家自足，而存着在政治舞臺上活動的野心，而中國人對於文學作者的心理，又存有什麼以人重（此處所謂人，包含道德品性及在社會上的地位言，）的成見。有此種原因，無怪乎文學史上的名家，也多是廿四史中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於所謂一代文宗之外，有許多當代及後世都不知名的大作家的。

所謂名家的作品之所以流傳千古，固不能說盡賴作者在社會上的地位，與作品自身之價值無關係，但至少這總是其賴以流傳的一部份勢力。至於在社會上視爲不足輕重的人之作品，也能流傳至今，則全賴作品之藝術的價值，不然早已化爲塵土了。所以無論其爲詩，爲詞，均是經過無數淘沙的金屑。若果身後名是可貴的，這有才而後人不知的作者眞爲可憐。所以就藝術的價值方面說，就同情方面說，則此無名的作品應該重視。

不過我所謂重視，乃側重研究文藝之鑑賞方面說，因爲縱然此作者之年代都不可靠（其實中古以後年代都不可考的作品少得很），然而他總是天地間的一件藝術品；猶如晴空彩霞，無論在南在北，都是自然界的美景。所以我主張選文藝爲總集之時，絕對應收無名的文人之作品；若果作者之年代可考，且作品在藝術方面有最高之價值，文學史亦未嘗不可選錄以代表一代文學之精神。

閃爍的小星

衣萍

伊像太陽一般的，每天來了又去。
我自己孤獨的度過寂寞的長夜。
一月了，兩月了，一年了，兩年了，
伊仍舊太陽一般的，每天來了又去。
我刻骨地愛伊，但我却不敢留住伊。
房門外的塵土上，每天印着伊的足印。
我隨着足印去尋伊，尋着的却是那天上的
自由飄泊的浮雲。
浮雲裏隱着幾個閃爍的小星，我於是想像
伊是住在星裏。
光陰流水般過去，我的頭髮漸漸白了，臉
上也長了很長的鬍子。
伊仍舊像太陽一般的，每天來了又去。
伊總是那麼活潑，快樂，聰明，康健。
我每晚站在星星底下望伊，只是望不見伊
的踪跡。
我想像伊一定是天上的什麼女神，可是我
又不能叫出伊的名字。
那一天，太陽來了，太陽走到天空，我仍
舊聽不見伊的脚步的響聲。
我開了房門望伊，一直望到深夜。
浮雲散了。星兒出來了，我忽然望見伊，
披着短髮，拿着明燈，站在羣星的中
間。
我說，『我愛的女神！你走了，我也要走
了！』

積水潭前

張文鸞

一　相見歌

我初來到時，寂寞的湖山，默默無語。記
得是在殘秋，坐在破廟外的小石上，落葉

飛下來打我的頭。我看着水蕩漾爲風所引；白雲慢慢從空中走了過去，我的想念，與白雲俱遠，彷彿我們正偕立在A地烈士墓前的湖畔，你能記得我們那時說甚話來？

這裏圓澄的湖，正和你圓澄的臉一樣。於那柳條綠時，毿毿下垂，必更像你的華髻。可惜你此時不在此，不然，到可以來相見，你定也很愛湖山，或且如愛你自己一樣。與此湖初晤，正如當初晤你，只知此處是可以長留戀的，但我並不能說爲了什麼一定要留戀。

環湖小河，一縷清溪，孩子們持了長竿，站在那邊向河中白鳧呼叱，那枝頭的雛鴉，卻因之驚起，擣衣女人，不肯停住她搥萬搥的杵，似乎要將大地擣得平沉。於此若畫的江南，不料竟見於此地，我將在此長留，更不想乘風歸去了。萃啊！你也伴我來此長留罷！

二　步步柔紅

夕陽初帶，便獨自在柳樹叢中散步。冬冰凝結的土，到此時方才融解，只覺得脚下柔和，好似走棉絮之上。偶然回首，却見凌亂的履痕，重重相疊，來來往往，更只有我一人的足跡。若有一個畫家在此，他必圖出我的孤另；只這步履單單，已足令我感到寥寞的心靈。

如何的幸福，讓你伴了我：手携着手，我們輕輕的走過長堤，絮絮的語着，也許談的是前三朝，也許說的是後五代，那纖巧的雙履，還更能傳出些說不盡的心事，步步相銜，土上的印痕，定有圖不出的美麗。

若使你走慢了一步，我必停候你；或是我走向前了，你必跑兩步來追上我；我們足步重輕，因此便不能相等，若是我脚踏了你的足尖，或是你踏了我的鞋頭，我們那時必有淺淺的一笑，這一笑，便遷士上的印痕做我們記錄了。

如果我們足跡永遠相接，我們可以走過了世界的那邊；如果我們足跡永遠相疊，我們可以踏穿了地球的外殼。——以前我們所走過的履痕，現在又向何處去追認呢？

三　沙風

北地的風，半夜嗚嗚怒吼，叫人不敢去聽他。而點點塵沙，刺刺的射在窗紙上，更觸耳心酸。春寒的深夜，凄其閒此，轉側不能眠，就胡思胡想。我放下重重簾幙，我欵閉深深庭戶，不許他進來；——可惡可怕的沙風，他偏要潛入我的房櫳。

若聞鷹鶚的號聲，幾疑是到戈壁而來臨。閉瞑雙目，一聲聲却更猙獰。睜開了眼，又似乎窗兒上有漠漠的鬼影。我雖不胆小，此時却也胆小了。兀自默念着你設聞此哀鳴，當如何的辦斡？如果我們同在一處，同聞此聲，必爲悚悚而起來，守着惜別多淚的殘炬，共到天明。

蒼蒼茫茫，沙沙風風，是夜神唱愛歌嗎？我也不能知省，萃啊！你此時在酣夢呢？你此時在枯坐呢？你此時是望着中天皓月？你此時方提筆書文呢？——你幸聽不到夜神之聲，否則你又要爲之泣淚而酸辛，我又怎般的讓你不爲沙風所駭驚呢？……

四　白鷺南飛

或在侵晨，或在淒莫，羽羽白鷺，更時時來到我們湖中。他在此地休憩，吃一滴清波，獵幾尾小魚，萬綠荷錢裏，顯出清淡的白翼。有時他更迴翔，迴翔到不可知的天上。但我卻看他振翮而飛，飛向我渴慕的南方。

第二天再來的白鷺，已不可知是不是昨天飛去的。我正要向他問詢南中的消息，他又冲天而去了，萃啊！你可會交付消息與他呢？他躲着我，他不致故意的使狡猾能？我看他飛得甚低，莫非翅上環附着你寄來的書札麼？

我美慕白鷺，我也只想吃一滴清露；然而白鷺的自由，我終於沒有：飛來飛去，穿雲穿霧，美麗的雙展翼，美麗的長足，或有一兩聲的高鳴，直上凌霄路。那路上的鮮花香馨，好啊！——也只餘我空空的癡妬。

我好久沒見你，我願意託白鷺將我的心魂帶與你，我看白鷺每天很自由向你那方行，我的心魂也乘着白鷺而進。萃啊！可惜你未曾看看：你若再注意白鷺的栩栩，那就是你的友鸞站在你的面前——心前！

對於文學應有的理解

沅君

閒得無聊不過，因翻案頭的四六法海消遣。

翻到徐陵的玉台新詠序後，只見編者評曰：『佛統記載『陵嘗聽智者講經，因言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塗。三，人中托生。四，童眞出。五，不墮流俗之僧。……因而推之，如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張忠定，司馬溫公王荊公皆鐵石心腸人，而皆有艷詞，乃知彭澤閑情，不足有瑕也。』云云。這幾句話頓使我想起世人對於文學作者的誤解。

「文學是人生之表現，」這句話雖爲人所公認；但是要知道人性是多方的。在這許多性之元素中，有些是得環境之幫助而得相當發展，有許多是受環境的壓制而蘊蓄於內，看去同沒有一樣。但是他們只是潛伏而已，並且常以壓力過大而反動力亦大，縱不見之於行爲，而於不知不禁間流露於言語文字；於幻想中求滿足，因之號爲清高淡泊的陶淵明作出閒情賦來。

世人因爲只認人性是單一的，所以發生兩種錯誤：一種是就作品中所說的判定作者的生平，一種是以作者的生平來判作品，若此作者不與作者的爲人相符，則判定不是他作的。所以朱淑眞因爲『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語，判她有外遇(有人證明此詞不是朱氏作的，其實若就以上所說的解釋，就承認是她作的也於她的名節無損。)而歐陽修的艷詞，則許多人來證明不是他作的。

總之，我並非反對以作者的生平與作品互證，但是不可太拘泥了。

十，三十二，二十四。夜

山歌原始之傳說

臺靜農

匪區中生活的我，除了恐怖與寂寞而外，什麼事都不能作。雖然也能夠得到意外的興趣，便是在田夫野老的隊中向他們搜輯山歌，其中能夠感動我們與怡悅我們性致的實在不少。而最有趣的，便是關於山歌原始之傳說。

* * * *

在我們現在幾千年以前，有位大皇帝秦始皇，願作子子孫孫不絕斷的皇帝；這時候他什麼都不怕，而所怕的便是外人的侵略；於是他在北邊建築一座萬里長城，這本是極大的工作，且不是一個兩個人所能夠作到的。當時爲了這座城，以致勞苦而死的人，實在多得很；孟姜女的丈夫，不幸正死在這一役，而與她的丈夫同樣命運的人，到不知其數呢。但是那時人所以願意拚命去幹——同現在去當兵一樣的，却是爲了大皇帝的威力不敢不去。一天在他們疲乏不堪的時候，有的磕睡，有的嘆息，有的手足不能動，死氣沉沉的將他們不幸的人關住了。這時深宮裏的綉樓上有兩位靑春的公主，正在刺綉，忽然見了這些可憐的人們，非常的感動，並覺得他們若長此下去，恐只有疲乏與倦怠，長城將永久的修不起來。遂作了些山歌來鼓起他們的精神，當時一面作一面寫都從樓窗飛給他們；從此疲乏不堪的人們，接着了公主的山歌，都高興的站起來，將以前所有的疲乏都忘却了。

* * * *

還有一種傳說，與上面可不一樣。就是在從前的時候，有兩位大家的小姐，一日在他們的綉樓上看見那些農夫們都在「熱日炎炎」底下做田活，一個個都是疲乏與勞頓，於是感動了這兩位慈悲的小姐，但是她兩個也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救濟這些可憐而勞力的農夫們，只得作些山歌來安慰他們。因此這倆位小姐都努力作起，借了風與紙片的力量，送到農夫的面前；自從農夫們得着這兩位小姐的山歌，遂一面唱，與一面工做，將從前的疲乏都變成了歡欣了。

* * * *

上面兩種傳說，雖然不經而且不爲人所注視，不過在我們作山歌研究的人，對此便不能加以忽略。我每每在田夫野老的隊中搜山歌的時候，他們都這樣的告訴我：「綉書立戲眞山歌」意卽書是編的，戲是創造的，山歌可是眞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兩條在我們只能認作傳說；在他們却認爲是山歌的歷史上之第一頁呢。

十三年冬於淮南匪區。